四書古人典林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七

新安江　永愼修新編

諸侯部上

魯公

撻伯禽文王世子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詳成王**命魯公**魯頌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左定四周

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

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

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

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璜美玉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醜衆也即就也使六族受周公之法制陪增敦厚也典策春秋之制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伯禽命書篇名少皞虚曲阜也

拜前拜後

〔公羊〕文十三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于前魯公拜于後拜於祖廟

戒伯禽

〔韓詩外傳〕伯禽就封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汝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詳周公

三年報政

〔史記〕伯禽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周公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征夷戎

〔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

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伯禽始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漸迪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除道路，又次嚴部伍，又次立斯食，先後之序，皆不可紊。

金革無辟

曾子問于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

隱公

出諱

但錄始隱

春秋始隱〔胡傳〕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焉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於艱錫之秬鬯則猶有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㷀謚為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三綱淪九法斁矣春秋託始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文公

不告閏朔

出註

但舒不視朔

春秋文六〔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左〕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月朔用羊告於廟謂之告朔君以此日聽

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受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猶朝于廟蓋其不已也

四不視朔（春秋文十六）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左）疾也（公羊）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已甚矣　自是視朔之禮或行或廢

宣公

出註

殺適立庶（春秋文十八）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左）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

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惡公羊作公子赤殺適立庶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

即位〔春秋宣元〕春王正月公即位〔公羊〕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穀梁〕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娶婦姜〔文〕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子赤齊甥仲遂殺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厚結昏於齊

會平州〔文〕夏季孫行父如齊公會齊侯于平州〔左〕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註詳季文子于

齊取濟西田〔文〕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左〕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晉止公黑壤〔文七〕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

壞（左）鄭及晉平盟于黑壤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初稅畝

（又十五）初稅畝（左）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　公田之法十取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按井田之法自是始壞

蝝生饑

（又）冬蝝生饑蝝蝗子害稼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

逐東門氏

（左宣十八）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

家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仲遂居東門為東門氏歸父字子家遂之子自歸父遂而三家之張成矣

成公　出註

作邱甲（春秋成元）作邱甲（左）為齊難故作邱甲周制四邱為甸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每邱出一甲甲士既加則長穀牛馬步卒之賦率加四之一

四卿並帥詳季文子

取汶陽田（又二）取汶陽田賊丁晉勝齊晉使齊遲齊

欲叛晉（左成四）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

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　詳季文子

歸汶陽田〔春秋成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詳季文子

會沙隨不見公〔左成十六〕戰鄢陵之日公出於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于沙隨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

晉執季孫行父　詳季文子

築鹿囿〔春秋成十八〕八月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

許氏翰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季氏本曰成公在位十八年自鄢陵以後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與晉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雖於齊屈於楚邱甲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及其得罪於

晉也。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沙隨困。苕丘執。而辱於外。僑如讒夫人失德。而亂於內。及其末年。幸晉悼之興。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綏內攘外。不然。魯蓋不可爲矣。

出許

襄公

城費〔春秋襄七〕城費〔胡傳〕行父卒。宿遂專魯國之政。執小媺之安。與是役。季氏益張。

作三軍〔左襄十一〕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詳季武子

入鄆〔春秋襄十二〕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公羊〕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穀梁〕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城防〔春秋襄十三〕冬城防備齊也。詳臧武仲

城成郛〔又十

〔五〕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左〕受齊侯圍成於是城成郛　費氏仲炎曰雖曰備齊其實城孟氏私邑爾孟氏邑而叔季城之何也三家合爲一體以弱公室也

城西郛

〔文十九〕冬城西郛〔左〕懼齊也

城武城

〔文〕城武城〔左〕穆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如楚

〔文二十八〕十有一月

公如楚〔左〕爲宋之盟故〔文〕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

在楚

〔文二十九〕春王正月公在楚〔公羊〕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欲無入

〔左〕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詳季武子薨

于楚宮

〔左襄三十一〕公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公薨于

楚宮

李氏廉曰襄公五年武子繼立專權肆欲城費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於是城成郕而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亦強矣悼公既沒齊帑交伐不振孫佗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末年乃俯首而朝於楚雖晉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泯矣孫去公室政逮大夫冝成以來已然而實成於襄也

昭公

有童心

〔左襄三十一〕子野卒立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

四分公

室〔又昭五〕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習儀以亟〔又昭五〕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侯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往有郊勞，去有贈賄。民食於他，謂民皆仰食於三家。

如楚〔又昭七〕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啟彊曰：臣能

得魯侯遠啓彊來召公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遠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好宴好之賜大屈乃名

不思親

（又昭十一）葬齊歸公不慼晉史趙曰必為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殆其失國齊歸昭公母必為魯郊言公必出在郊野蒐謂大蒐于比蒲

會平邱不與盟

（又昭十三）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乃並徵會遂合諸侯于平邱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

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晉辭公

（文）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鸜鵒來巢

（文）昭二十五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此鳥穴居不在魯界來巢非常裯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

孫于齊

（文）公若怨平子與公爲謀去季氏公

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

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冰箭筩．其蓋可以取飲．釋甲執冰．言無戰心．

〔公羊〕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

齊侯唁野井

〔左〕齊侯唁公于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

肸君不適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于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於從者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

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

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子家

臧不與盟

[左]臧昭伯率從者將與盟載書曰勠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叔孫婼所死

[反]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

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從懷之

居鄆

〔春秋昭二十六〕公至自齊居于鄆　鄆魯地齊侯取之以處公

圍成

〔及〕公圍成〔左〕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滋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　瑱充耳縛卷也忿卷使如充耳以懷憾百兩一布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

以百匹為數

會扈謀納公

(又二十七)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次于乾侯

(又二十八)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公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

因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將獻唁〔又二十九〕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左〕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

公在乾侯〔又三十〕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自是三十一三十二年歲首皆書之〔胡傳〕各皆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諸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將納公〔左昭三十一〕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氏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

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荀躒唁

春秋昭三十一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左〕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脅公不得歸

公薨乾侯

〔又〕三十二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左〕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

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　子家偽後逃之不入國

史墨論出君

〔左〕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定公

戊辰即位 春秋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薨于乾侯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月之

雉門兩觀災 又定二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

如晉復 又定三春王三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修邾好 又定三冬盟于郯修邾好也　仲孫何忌及邾子盟

會召陵 又定四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經書公會劉子晉侯等于召陵侵楚凡十八國

盟皋鼬 春秋定四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公以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

陽虎囚季桓子 詳陽貨

侵鄭 又定六公侵鄭　林氏曰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爲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書侵鄭則以公

山不狃侯犯陽虎之事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三桓之子孫微

侵齊〔又定八〕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齊伐我傳云門于陽州〔又〕二月公侵齊　未得志故傳云攻廩邱之郛

會晉師〔左〕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

從祀先公〔春秋〕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此陽虎欲去三桓順祀而祈以取媚

盜竊寶玉大弓〔又〕盜竊寶玉大弓　盜陽虎也虎欲去三桓將殺季桓子不克遂劫公國人與戰陽氏敗取寶玉大弓以出詳陽貨

得玉弓〔又定九〕得寶玉大弓陽虎歸之齊齊詳陽貨

及齊平〔又定十〕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此凡平用會務講信修睦也

會夾谷〔又〕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孔子相欲來兵劫載 **齊人歸田** 〔又〕齊人來歸鄆讙龜
齊止享禮皆詳孔子 陰田三邑皆汶陽
用會夾谷孔子相齊人 **侯犯叛** 詳叔孫 **及鄆平** 〔又〕定
服義來歸魯用詳孔子 武叔 十一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左〕如叛 **墮郈墮**
晉也 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始叛
費 〔又〕定十二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
帥師墮費 患其險固家臣恃之以叛亂故毀壞
其城時孔子仕魯因三家自欲墮 **盟黃** 〔又〕公會齊侯
故使之墮亦所以與公室詳孔子 盟于黃 結
叛 **圍成弗克** 〔又〕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成
晉 孟氏邑成宰公斂處父不肯墮圍之 不
克詳
孔子 **孔子與聞國政** **受女樂** **孔子去魯** 故詳
孔子 **桑**
蛇淵囿 春秋定十三夏築 **大蒐比蒲** 〔又〕大蒐于比蒲
蛇淵囿書不時 夏蒐非時〔按〕

此二事孔子去魯之後也

會牽（又）定十四公會齊侯于牽齊魯叛晉謀救晉范中行氏

又大蒐（又）大蒐于比蒲

受玉容俯左定十五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　詳于貢

哀公

三卿伐邾（春秋哀二）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見三家之專兵權也

亳社災（又哀四）六月辛丑亳社災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會吳于鄫左哀七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吳人弗聽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　詳子服景伯及子貢

伐邾春秋哀七秋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伐邾因邾子皆季康子之意

吳伐魯（左哀八）吳為邾故伐我吳人行成盟而還

會吳伐齊（又哀十）公會吳子伐齊南鄙師于鄎

齊伐魯（又哀十一）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師及齊師戰于郊 詳孟之反

會吳伐齊（又）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戰于艾陵人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孔子歸魯（又）衛孔文子將攻大叔訪於仲尼仲尼遂命駕而行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詳孔子

孔子對問禮問政（哀公問）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又）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

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

文對哀公

家語哀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反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

其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舟也庶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

用田賦

〔春秋〕哀十二春用田賦　詳孔子及季康子

會橐皋

〔又〕公會吳于橐皋〔左〕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乃不尋盟　詳子貢

會黃池

〔又〕哀十三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獲麟

詳孔子

誄孔子

〔左〕哀十六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

盟蒙

〔又〕哀十七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

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

責稽首

〔又哀二十一〕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邱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于舟道辭曰敢勤僕人。皋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齊人皋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爲此會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至舟道齊地

立妾爲夫人

〔又哀二十四〕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如越

〔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

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適郢越大子**宴五梧**〔哀二十五〕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公宴于五梧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詳孟武伯**孫**

得相親悅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邾如越〔哀二十七〕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施施刑以公從其家出故於是

魯人立哀公子悼

公寧哀公卒于越

魯繆公

問魯國可興〔孔叢子〕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

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患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與也勃矣

疑子思（又）子思將去魯穆公曰天下之君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曰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

問舊君服詳子思

見子柳詳泄柳

欲暴尫巫（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齊桓公

與管仲事迹考

奔莒（左莊八）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按管

子糾子史記皆謂子糾兄小白弟漢薄昭與淮南厲王書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朱子從之**先入爲君**（左莊九）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史記齊世家）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戰于乾時魯兵敗走按晉語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則射鉤是戰乾時時事又按公穀春秋公伐齊納糾無子字左氏經有子字先儒從公穀所書謂糾不稱子而小白繫以國明小白宜有國**殺子糾**（左莊九）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詳召忽**管仲脫囚爲**

詳管仲(史記)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滅譚

(左莊十)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齊桓開伯之初滅譚滅遂降鄣遷陽專以威力陵纍小國恐懼天下諸侯

會北杏

(春秋莊十三)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時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修霸業諸侯主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四國稱人誅始亂正王法或同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

滅遂

(又)齊人滅遂(左)會于北杏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

盟柯

(又)公會齊侯盟于柯(左)始及齊平也

(公羊)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

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曹子穀梁以為曹劌史記作曹沫

伐宋 〔又莊十四〕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單伯會伐宋〔左〕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取成于宋而還

會鄄 齊稍〔又〕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左〕宋服故也

復會鄄 〔又莊十五〕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左〕復會焉齊始霸也

同盟幽 〔又莊十六〕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左〕鄭成也先是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閒之而侵宋宋齊衛伐鄭至是成言同盟服異也

伐魯 〔又莊十九〕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魯公子結固送媵遂與齊侯宋公盟桓始霸責魯不恭伐之

伐戎 〔又莊二十〕齊人伐戎齊既伯七年諸侯略定始伐戎戎近齊魯

陳公子完奔齊 〔又莊二十二〕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有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

負擔君之患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陳氏後有齊國

又同盟幽〔春〕秋莊二十〔七〕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左〕陳鄭服也　陳鄭有二心今始服

上賜命〔左〕莊二十〔七〕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賜命為侯伯　子頹莊王庶子立子頹在十九年

伐衛〔春〕秋莊二十〔八〕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左〕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受命而不能伸天討故貶稱人

救鄭〔又〕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穀梁〕善救鄭也

與齊糴〔傳語〕魯饑臧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詳文仲

降鄣春秋莊三〔十〕齊人降鄣　紀附庸國齊遂以兵威脅使降附

伐山戎〔又〕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左〕

遇于魯濟謀伐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史記〕山戎伐
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命燕君納貢於周

獻戎捷

又莊三十〔一〕齊侯來獻戎捷〔左〕非禮也凡諸
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
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公〕羊齊
邊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

城小穀

許管
仲

遇梁邱

又
莊
三十〔二〕宋公齊侯遇于梁邱〔左〕齊侯爲楚伐鄭之
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遇于梁邱

救邢

又閔元齊人救邢〔左〕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
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
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省魯難

又
公
及齊侯盟于落姑〔左〕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
陳公次於郎以待之〔又〕季子來歸〔左〕嘉之也〔又〕齊仲
孫來〔左〕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
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

行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魯有慶父弒子般之難(左僖二十六)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遷陽(春秋閔二)

齊人遷陽

偪從之

高子來盟

(又)齊高子來盟(公羊)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戍曹

(左)狄人滅衛衛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

成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救邢

春秋僖元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左〕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許擇其還之無所私取〔公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實與而文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其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又〕傳二年城楚邱十四年城緣陵傳〔同〕

城邢

〔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左〕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會檉

〔又〕楚人伐鄭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左〕盟于犖謀救鄭也　犖即檉

城楚邱

〔又〕僖二春王正月城楚邱〔左〕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　此會檉之諸侯城之楚邱衛地〔穀梁〕其不言衛之遷何也不與齊侯專

封也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穀梁傳）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齊桓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爲善衛人之情也桓公有功於諸侯甚大爲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按木瓜序以爲美齊桓者亦可備一說今錄此（左閔二）僖之元年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服江黃（又僖二）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左）服江黃也江黃楚之與國此服楚之規模

寺人漏師（左）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始擅寵漏洩軍事齊桓多嬖寵終以此亂國

會陽穀（春秋僖三）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左）謀伐楚也（公羊）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

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謂不須盟誓

伐楚盟召陵

〔又僖四〕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左〕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遂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

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包裹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公羊）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序續也

伐陳

（左）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伐陳討不忠也陳成歸轅濤塗

盟首止

公穀作首戴春秋僖（左）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左）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 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

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穀梁〕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

伐鄭救許〔又〕僖六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左〕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修禮諸侯〔左〕僖七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桓公欲聽鄭子華事詳管仲

定襄王〔又〕僖八前年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會葵邱〔春秋〕僖九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葵邱諸侯盟于葵邱(左)會于葵邱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公羊)貫澤之盟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穀梁)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伐晉

(左)僖九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齊

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楚滅黃

〔春秋僖十二〕楚人滅黃〔穀梁〕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

戎

〔左〕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　詳管仲

會鹹

〔又僖十三〕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城緣陵

〔春秋僖十四〕諸侯城緣陵〔左〕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穀梁〕其曰諸侯散辭也桓德衰矣

救徐

〔又僖十五〕楚人伐徐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齊師曹師伐厲〔左〕盟于牡邱尋葵邱之盟且救徐也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　桓德衰救徐不力

戍周

〔左僖十六〕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

侯而
戍周

會淮

〔春秋僖十六〕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左〕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易牙豎貂之亂

〔左〕僖十七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武孟公子無虧雍巫即易牙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明年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宋敗齊師立孝公

宜有國

〔左昭十三〕叔向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

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

大智大決大節（詳管仲）參國伍鄙　作內政寄軍令（並詳管仲）反侵地足甲兵（齊語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審吾疆埸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頫聘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遊士八十人多其資幣使周遊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曰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曰吾欲西

伐何主對曰以衞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
海於有蔽渠彌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曰吾欲北伐何
主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
渠彌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南至于岱陰西
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
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主主人供帀用也滑渭
禦海言有此力以為
非人軍必依險阻

稱順稱仁稱寬稱廣

〔又〕即位數
年一戰帥
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
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令
支斬孤竹而南歸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縣車
東馬踰大行西服流沙南城周反胙于絳而大朝諸
侯于陽穀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
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葵邱之會
天子使宰孔致胙命無下拜桓公下拜升受命賞服
大輅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為桓公憂天下

諸侯會有夫人慶父之亂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築夷儀以封之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城楚邱以封之天下諸侯稱仁焉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乘櫜而入稇載而歸文大施忠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致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須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反胙于絳謂討晉亂復其所位兵車之會謂北杏兩于鄆于檉于鹹于淮乘車之會陽穀首止葵邱巢門兩旗所建以為軍門三革甲胄盾五刃刀劍矛戟矢

信其信仁其仁

○穀梁莊二十七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北杏兩鄄兩幽檉貫陽穀首止甯母葵邱皆衣裳之會洮鹹牡邱淮皆兵車

之會不道侵楚伐蔡者方晋其盛不道兵車也

存三亡國〔左僖十九〕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 三亡國魯衛邢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

庭燎百〔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庭中炬火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齊桓始僭天子

齊莊公

崔杼立公〔左襄十九〕齊侯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光疾病而立之齊靈 公卒莊公卽位 評崔子

怠禮失政〔又襄二十一〕會于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為勇爵〔又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

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如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鬬勝而先鳴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一云爵酒器設之以觴勇士也州綽識門版數亦在

十八年 **伐盟主**

〔又襄二十三〕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啟牟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禦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自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先驅前鋒軍申驅次前軍貳廣公副車左翼

曰晉右賢曰肱大殿後軍驅乘四人共乘殿車傳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

崔杼弑 詳崔子

齊景公

立景公 左襄二十五崔子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大夫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 按襄二十七年崔氏滅二十八年慶氏滅

寵欒高 又襄二十八慶氏亡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邑弗受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欒氏子雅高氏子尾皆悲公孫

政將有所歸 又襄二十九吳公子札聘于齊說晏平仲曰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

致少姜 又昭二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

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非

民歸陳氏

〔又〕昭三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前年少姜卒齊復請繼少姜餘許詳晏子

省刑

〔又〕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請更諸爽塏者辭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詳晏子

二惠弱一

〔又〕齊公孫

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竈子雅子旗之子子雅子尾皆惠公孫競彊爽明也

伐北燕

又昭六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二年燕簡公出奔齊七年暨齊平

陳鮑伐欒高

又昭十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欒高敗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欲與晉代興

又昭十二齊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以齊

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嗣君晉昭公新立

寬政

〔又昭二十〕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梁邱據請誅祝史晏子曰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詳晏子

招虞人

〔又〕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據此數語予不同所聞之異

侍遄臺

〔又〕齊侯至自田晏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

詳晏子**飲酒樂**（又）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

為詳晏子**牛山泣**詳晏子**唁野井**詳魯昭公**欲封尼谿**（史記）昭公齊齊

魯臧孔子適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不可又家語有請置粟耶來旅詳孔子**將納魯**

侯（左）昭二十六齊侯取鄆公至自齊處于鄆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受之言

於齊侯齊侯從之詳昭公**禳彗星**（又）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

若德之穢穢之前諸乃止詳晏子**歎路寢**（又）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

乎晏子曰若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詳）晏子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女吳**（越）絕

（吳）見闔閭伐齊取齊女為質于為造齊門齊女思其國死一云女所妹乃闔閭長子終纍與早亡**結**

叛晉
〔春秋定七〕齊侯衛侯次于沙 結叛晉也衛侯盤公
伐晉夷儀
〔左定九〕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具公辱
犀軒卿車直蓋尚蓋　禮無存以殉死事
會夾谷
歸田
趙辭孔子
盟
黃
〔春秋定十二〕公會齊侯盟于黃 結叛晉
伐晉河內
〔左定十三〕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攝代也傳

言齊侯輕所
以不能成功

歸女樂詳孔子

救范中行〔左〕定十四晉人圍朝歌公會齊
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閒謀救范中行
氏　齊魯扳晉故助士吉射荀寅

景公卒〔又〕哀五齊燕姬
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
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
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
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景公
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
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
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公
欲立荼而求發故許言羣大夫請師衆也黨所也之
往也〔殺〕明年陳乞行陽生弑荼鮑子曰女忘君之爲
孺子牛而折其齒乎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
荼牽之荼頓
地故折其齒

齊簡公

寵闞止（左哀十四）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　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詳陳恒

宋襄公　出註

讓國（左僖八）宋桓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伐曹（又僖十五）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曹嘗與諸侯伐宋。

得諸侯不終（又僖十六）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

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叔興之對蓋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

納齊孝公〔又〕僖十七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立孝公而還

執滕子〔春秋〕僖十九宋人執滕子嬰齊〔左〕執滕宣公

盟曹南〔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雖與盟而猶不服故及秋而見圍

用鄫子〔又〕邾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左〕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之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殺人以祭若用畜牲然二國之君謂滕子鄫子

圍曹〔左〕僖十九宋人

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二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欲合諸侯

[又]僖二十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盟鹿上

春秋僖二十一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左]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楚執公

[又]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左]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伐鄭

[春]秋僖二十二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左]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敗于泓

[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左]楚人伐宋以救鄭宋

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二毛頭白有二色儳儳巖未整陳也

齊伐宋

[左僖二十三]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十九年陳蔡楚鄭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

襄公卒

[左]宋襄公

卒傷於泓故也宋襄以不修德外不修政國人不允諸侯皆貳乃欲速圖霸卒至兵喪身傷鬱鬱以死愚甚矣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七畢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八

新安江　永慎修新編

諸侯部下

晉文公

生重耳〔左莊二十八〕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居蒲城〔又〕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

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言二人共飛傷晉室○附錄左僖四　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　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且懼有口攜民國移心焉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又曰亂本生矣

驪姬譖

左僖四　將立奚齊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縊于新城遂譖二公

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檀弓〕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奔翟

〔左傳五〕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又僖二十三〕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出奔翟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

辭里不納

〔又僖九〕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殺奚齊卓子〔晉語二〕里克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重耳出告舅犯舅犯曰不可〔語詳舅犯〕公子出見使者曰子惠

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埽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

對秦使 檀弓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也 晉語秦穆公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翟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

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滅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為惠公

去翟

【左傳僖二十三】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

諸公子公子瑕季隗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翟十二年而行以魯僖五年奔翟至十六年而去○舅犯勸適齊之言詳舅犯**過**

衞〔又〕過衞衞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得士有國之祥

及齊〔又〕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醉以戈逐子犯〔晉語〕姜氏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公子弗聽

及曹〔左〕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

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晉語〕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多矣余焉能盡禮對曰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公弗聽　三人狐偃趙衰賈佗

及宋

〔左〕及宋宋襄公賜之以馬二十乘〔晉語〕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列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公從之

及鄭

〔左〕及鄭鄭文公亦不

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按〕晉語叔詹云：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及云：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註：軫，車後橫木。還軫，猶回車。周歷諸國，遭離困阨。

及楚〔又〕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

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一舍三十里弭弓末櫜鞬盛弓矢者晉語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又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三材傳之天胙之矣

至秦

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懷嬴懷公子圉妻揮灑也○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

入晉即位

又僖二十四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公子投其璧于河〔語詳舅犯〕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人于曲沃朝于武宮

寺人披告難

〔又〕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呂甥郤芮惠公舊臣

見豎頭須

〔又〕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

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即位初政 晉語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好學不貳 左昭十三叔向對韓宣子曰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氏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待文

知治國難 晉語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祿弗

及介之推

左僖二十四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定襄王

晉語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氾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左僖二十五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

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殺之

翼戴天子

〔左〕昭九叔向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

請隧受邑

〔又〕僖二十五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 宥以幣帛助歡也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周語〕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布之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頒先王之大物以

貫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若猶是姬姓大物其未可改也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遷

陽樊不服〔左僖二十五〕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示信〔又〕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按〕栁宗元謂不當問之於寺人

大蒐作三軍〔又僖二十七〕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

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縠將中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蒐之頓少長明貴賤執秩主將秩之官

侵曹伐衛

文僖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執曹君分曹衛田畀宋

宋人使門尹班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

宋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
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
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
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也

私許復曹衛執宛春

又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
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
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
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
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
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
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
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
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
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
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

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退三舍辟楚（又）

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戰于城濮（又）

晉侯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晉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

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
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
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
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
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
其木以益其兵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
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
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
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
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
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
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　興人歌誦言
安舍舊惠立新功公疑眾謂己舊謀新臨是也腦
新以舊物焉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
靽言爲乘修備皮
柴起塵詐爲衆走

命爲侯伯

文晉師還至于衡雍作
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

王王享醴命之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襄王勞晉侯于踐土故為作宮

盟于踐土

又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會于溫

又 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佋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討衛許不服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

復曹伯

又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

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伯

釋衛侯

又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僖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寗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 雙玉曰瑴

晉秦圍鄭

又僖三十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文公卒

又僖三十二晉文公卒 按晉語晉文公生十七年而亡以此計之四十四而卒

晉平公 名彪悼公子

會湨梁〔春秋襄十六〕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君在而但曰大夫無君也〔左傳〕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同圍齊〔左襄十八〕晉侯伐齊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　諸侯同圍之

不徹樂〔又襄二十三〕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

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悼夫人平公母杞孝公姊妹

失政〔又襄二十六〕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城杞〔又襄二十九〕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

朝多君子〔又襄三十〕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趙孟趙武也伯瑕士文伯

政在

侈家〔又襄三十一〕穆叔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

厭魯其懼哉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宏多是以有平邱之會文子卒在昭元年

內有四姬

〔又〕昭元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此何神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

近女室

〔又〕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寵少姜

〔又〕昭二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爲立別號所以寵

異之

將失諸侯（又昭三）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張趯曰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 火心星

公室卑（又）晏子受禮叔向相與語叔向曰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晉語）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萌兆於衰矣 新聲詳師曠

許楚求諸侯（左昭四）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乃許楚使

築虒祁宮（又昭八）石

言于晉魏榆師曠曰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叉)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按昭十三年傳云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杜蕢揚觶

(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

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左傳作屠蒯揚送也

秦穆公

用百里奚蹇叔 詳百里奚

用晉公子 〔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詳晉文公

納晉惠公 左僖九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輸粟于晉 左僖十三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

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雍秦都絳晉都

歸晉惠公〔又僖十五〕秦伯伐晉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乃許晉平改館晉侯晉侯歸

又饋晉粟〔又〕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征賦也

享晉公子〔又僖二十三〕晉公子重耳及楚楚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納晉侯〔又僖二十四〕秦伯納之使公子縶如晉師公子入于晉師朝于

武宮

送衛於晉

〔又〕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杞子戍鄭

〔又僖三十〕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鄭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　三子秦大夫爲鄭戍守此他日秦晉之兵端

出師襲鄭

〔又僖三十二〕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

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墓木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

滅滑

（又）僖三十三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敗于殽

（又）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

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先軫怒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作秦誓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

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穆公悔過誓告群臣說以蕩盤安也言凡人盡安於徇己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以其未就己而忽疾之今之謀人新進之士姑樂其便順而親信之番番老貌良士謂蹇叔仡仡勇貌勇夫謂三帥截截辯給貌諞巧也諞言謂杞子皇進通杌隉不安也懷安也

不殺孟明

左文元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狐之謂矣狐貫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敗彭衙（又文二）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猶用孟明（又）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取由余（秦本紀）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問內史廖曰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之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閒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虜也繆公曰善乃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察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於是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

公以客禮禮之

霸西戎

（左文三）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秦本紀）秦用由余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江滅自懼

（左文四）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不復東征

（左文六）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

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爲霸主

虞公

出奔其池【左桓十】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周虞仲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爲三公故稱公虞叔虞公之弟

嘗滅虢下陽【春秋僖二】虞師晉師滅下陽【左】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

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冀國名鄍虞邑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強以說其心　公羊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

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諸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苟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穀梁晉獻公欲伐虢苟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苟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苟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

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執虞公

【春秋僖五】晉人執虞公【左】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詳宮之奇】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將虢是滅何愛於虞【詳宮之奇】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詳宮之奇】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詳宮之奇】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虞公貪以自亡晉人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

一云稱人者罪晉

楚莊王

出註

出商密（左文十四）楚莊王立，公子燮與子儀作亂，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誘殺之。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

滅庸（又文十六）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乃出師。庸人逐之。師叔曰：姑又與之遇以驕之。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晉不競於楚（又宣元）鄭受盟于楚。楚子侵陳，遂侵宋。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晉侯靈公

觀兵問鼎（又宣三）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

晉亂雖大，輕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問鼎示欲偪周取天下。

盟吳越〔又宣八〕楚伐舒蓼滅之，楚子彊之，盟吳越而還。言楚強吳越服之。

入陳〔又宣十一〕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許鄭平〔又宣十二〕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

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德刑政事典禮

〔又〕晉師救鄭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

荊尸楚陳名蔿敖孫叔敖也右

欒等解見孫叔敖

討國人討軍實

〔又〕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討治也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

不築武軍

〔又〕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

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退　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也京觀積尸封土其上也文字也鯨鯢大魚以喻不義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

伐蕭

（又）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纊緜也言悅以忘寒

圍宋

（又宣十四）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及宋宋人止之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楚子圍宋　窒皇寢門闕屨劍車皆追及之言興師之速

宋楚平

（又宣十五）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

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衛靈公

立靈公（左昭七）孔成子立靈公 **齊豹之難**（又昭二十）衛齊豹作亂殺公孟縶公載寶以出如死鳥北宮氏之宰伐齊氏滅之公入　公孟縶靈公兄死鳥地名 **長衛於蔡**（詳祝鮀）**盟沙叛晉**（春秋定七）齊侯衛侯盟于沙（左）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瑣即沙也 **盟鄟澤捘手** 捘子對反（左定八）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將

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捘擠也而至捥 詳王孫賈

過中牟〔又定九〕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齊侯致禚媚杏於衛　齊景公析五氏衛侯將往助之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齊致三邑咨謝衛意

次垂葭〔又定十三〕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　詳齊景公

致粟孔子〔史記〕孔子適衛衛靈公致粟六萬

夫人同車〔又〕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

召宋朝〔左定十四〕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　詳蒯聵

世子出奔　詳蒯聵

視蜚鴈〔史記〕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詳孔子

子郢辭位（左哀二）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夏衛靈公卒

子南靈公子郢也詳出公

蒯聵 出註後為莊公

出奔宋（春秋定十四）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齊侯宋公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

宋公子朝舊通于南

子在宋呼之孟邑名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老牡豕喻宋朝〔胡傳〕世子國本也靈公不能保世子世子不能安其身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

納于戚〔春秋哀二〕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左〕衛靈公卒立輒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戚衛邑絻始發喪之服〔胡傳〕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人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所以稱世子也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

鐵戰禱詳趙簡子

圍戚詳衛公輒

出**入**

衛〔左哀十五〕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

姬使之爲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孔悝立莊公駕乘車言不欲戰

告周王

〔又〕哀十六衛侯使鄢武子告於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得嗣守晉封以爲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此後莊公事不錄後出奔復入爲戎州人所殺

衛出公輒

出註 孟子作孝公

立輒〔左哀二〕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三揖。大夫士。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又言君命當以臨沒爲正

圍戚〔春秋哀三〕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時蒯聵在戚〔穀梁〕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胡傳〕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又〕輒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

出奔〔左哀十五〕大子入。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後莊公死。立公子

起國人逐起輒復入後又出奔越終于城鉏

句踐

敗吳檇李〔左定十四〕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保會稽行成〔又哀元〕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

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越及吳平。過　夏時澆國。少康。夏后相子

【越語】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將妨於國。王弗聽。果興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柰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宦。爲臣隸也

【又】大夫種行成於吳曰。寡君

句踐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
曰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
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唯君左
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
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
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
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
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仇讎敵戰之國
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
不可改於是矣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嚭嚭諫
曰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
差與之成而去之　三江松江錢塘浦陽江也

宦吳三年

越語見上　越語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
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
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於是葬死者問傷
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

之所不足然後身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史記越世家】吳既赦越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

諸稽郢行成

【吳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起師逆之江大夫種曰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于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

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旣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子胥諫平越

又吳王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攝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獘人民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

曰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荒成不盟

子胥諫吳伐齊

〔左哀十一〕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反役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吳語〕伍員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

襲吳

〔又哀十三〕公會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越子伐吳爲二隧大敗吳師獲大子友入吳〔吳語〕吳王既殺申胥乃起師北征會晉公于黃池越王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越

士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

誓國人

（越語）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

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敢有不盡力者乎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吳

申包胥問戰

【吳語】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問焉曰吳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曰敢問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吾寬和以了之忠惠以善之修令緩刑施民所欲去氏所惡稱其善掩其慝富者吾安之貧者吾号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胥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

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王曰諾

敗吳

（又）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攻之吳師大北三戰三北乃至于吳

滅吳

（越語）越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使王孫雄行成於越王弗忍范蠡曰王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君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無助天爲虐范蠡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余雖靦然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范蠡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左哀二十二）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

老矣爲能事君乃縊甬東海中洲**稱霸王**〔史記〕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范蠡去越〔越語〕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史記〕范蠡去自齊遺種書曰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 後殺種

梁惠王

從大梁〔竹書紀年〕惠成王九年四月徙都大梁遂曰梁 按魏始都安邑惠成王即惠王也紀年書出魏襄王冢紀魏事宜得實史記從大梁在二十一年與此不同

敗於齊〔史記〕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

黃徐子謂太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當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太子曰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可得矣太子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又〕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兵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大喜曰我固知齊兵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輕銳倍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俱發龐涓果夜至木下以火燭書萬弩俱發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遂威魏虜太子申

喪地於秦

〔又〕惠王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三十一年秦趙齊

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又]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兵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衛鞅伏甲兵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魏惠王恐使使割西河之地獻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按紀年魏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此後稱今王今王者魏襄王也而史記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是誤分惠王之世為二王之年惠王與孟子語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史記言秦取少梁東地至河則惠王時未嘗喪七百里至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焦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

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此正喪地於秦七百里之事皆在惠王時孟子未至梁而史記誤繫之於襄王也

辱於楚

〔又〕襄王六年魏伐楚敗之陘山十二年楚敗我襄陵〔又〕楚懷王六年楚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取之於襄陵得邑八

按集註亦以與昭陽戰喪邑事爲所辱於楚然以六國年表考之楚懷六年即魏襄十二年非惠王時事矣以紀年惠王改元數之襄十二年乃惠王後元十三年其時孟子亦未至梁也以此觀之惠王改元事是實錄

招孟子

〔又〕惠王三十五年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

按孟子至梁在惠王之末年故有見襄王事然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又十七年卒則招賢事當在後元之十六年前於孟子事已辯之詳矣惠王所以三十六年收稱一年者是年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故也前此爲侯此年始稱王故別紀一年通

史記相王之事係于襄王元年夫惠王已稱王矣其子又相王何爲乎史記之誤明矣史記又以孟子先游齊乃至梁不知孟子先游梁也

梁襄王

襄王立 史記 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按紀年惠成王在位前後五十三年其後爲今王終於二十年史記不知惠王後有改元事誤以惠王後元之年爲襄王年而襄王後有哀王乃紀年之今王今王者襄王也襄與哀相似故誤魏實無哀王其事無與於孟子今不錄

齊宣王

蘇秦說齊合從 史記 蘇秦爲趙合從說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勃

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狗六博蹹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竊為大王羞之王曰寡人不敏奉社稷以從

見顏斶〔又〕

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王不說斶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

王斗見〔又〕

齊人王斗見宣王曰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今王有四焉王曰寡人愚陋焉能有四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

不好士。王曰當今之世無士。斗曰世無騏驥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王謝曰寡人知罪矣。

稷下士

[史記]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有稷門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

宋王偃　出註

繼宋[史記]宋君偃自立爲王有雀生鸇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

北之地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諫者輒射之諸侯皆曰桀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子噲 子之及詐太子平附

讓子之 史記燕易王卒子噲立蘇代與子之交齊宣王用蘇代燕噲三年子之相燕貴重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

不聽政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

齊伐燕

〔又〕將軍市被與太子平攻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反攻大子平構難數月百姓離志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

燕人畔

〔又〕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

後齊湣王時燕樂毅破齊在孟子後

鄒穆公

養鳧以粃

〔國策〕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是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計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與夫君者民之

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食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富邦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八全